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研 究 文 库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组编

当代青年信仰论

熊 英 ◎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高

研究文库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组编

当代青年信仰论

熊英◎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智宏 曹 利

封面设计：林芝玉

版式设计：王欢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青年信仰论 / 熊英著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9.8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库)

ISBN 978-7-01-020867-1

I. ①当… II. ①熊… III. ①青年—信仰—研究—中国 IV. ①D43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0119 号

当代青年信仰论

DANGDAI QINGNIAN XINYANG LUN

熊 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80 千字

ISBN 978-7-01-020867-1 定价: 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信仰概述	28
第一节 何谓信仰	29
第二节 信仰的形态	43
第三节 信仰的功能	59
第四节 信仰的运动与危机	64
第二章 当代青年信仰状况及其影响效应	74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信仰的演化发展	74
第二节 青年信仰的现实状况	81
第三节 青年信仰危机的主要表征	110
第四节 青年信仰危机的影响效应	119
第三章 当代青年信仰危机的实质与根源	128
第一节 信仰危机的实质意涵	128
第二节 看不见的精神秩序：信仰危机的社会根源	137
第三节 看不清的自我：信仰危机的主体心理因素	164

第四章 当代青年信仰发展的逻辑旨归	169
第一节 青年信仰发展的理论逻辑	170
第二节 青年信仰发展的实践逻辑	184
第三节 青年信仰发展的价值旨归	194
第五章 当代青年信仰建构的实践路径	203
第一节 信仰建构之环境陶染	203
第二节 信仰建构之教育引导	234
结 语	285
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298

| 导 论 |

在浩瀚无垠、神秘莫测的宇宙面前，人类自觉渺小；在欲望和理性的冲突中，人类陷入自我怀疑与困惑。人是谁？意识使人不断反思自身的存在，世界对人的意义取决于人怎样认识自己；人所能把握的，只是对人而言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我”的世界。“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价值和意义，价值和意义的向度是人作为类本质所固有的。”^①人为什么活着？古往今来，人类始终执着地追寻着问题的答案。“人为什么活着”，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的问题，它诉诸信仰；对最高价值的笃信不移、对价值理想的永恒追求，牵引人走向信仰。随着人类自觉意识诞生，人的信仰世界就从现实世界中分化了出来，人类便拥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终极意义和目标，拥有了社会共生发展的精神纽带和依托；对个体而言，不确定的人生从此有了可靠的依据，漂泊的灵魂有了精神的家园和归宿。“我们生而有信仰，人承载着信仰，就像树承载着果实一样（梭罗）”，“人类的心灵从记忆难及的洪荒时代就感受到一种信仰的需要，需要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性”^②。信仰体现了人对客观外部世界和自身的主体意识以及精神存在的意愿与追求。人总是行走在追求意义的路上，是“信仰”存在物，对信仰的需要体现了人战胜死亡、超越自我的生命激情。人所展示的

① [美] A. J. 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47 页。

② [瑞] C. G. 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苏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7 页。

最为丰富的魅力正是信仰、理想的精神表现，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越离不开信仰。

一、青春的自觉与信仰的困惑：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

人对人生意义的反思，使信仰得以发生，无论答案是什么，人类对信仰的这种需求是本能的。信仰从其发生来看，源于人对自我的意识，即信仰的形成有赖主体心智成熟的自然基础。皮亚杰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儿童游戏规则意识的发展与其游戏规则实践的发展之间呈现出对应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反映出了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和心智成熟的过程。参照“发生认识论”这一心理学研究，有学者描述了信仰这一人生“规则”的发生、确立过程^①。第一阶段，儿童生活在成人保护之下，个体得以生存的文化圈包括社会或民族的信仰背景，完全是外在的。这一时期的儿童只有本能，并无思想，他们是一个精神上的“潜在”的人。第二阶段，个体在生活的浸淫、家庭的教化下，开始接受外在于己的信仰，视其为神圣的信条。个体有自我感觉，却无自我自觉，因而被动接受的信仰并没有成为他们的神魂。第三阶段，个体开始站在自我的立场打量整个世界，有了自我的自觉，有了坚定的生活目标和信条，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以及高度的行为自觉。这时，外在的、无选择余地的、强制给予的信仰变成他们的“自我良知”的创造物，行为规范、思维原则和思维方式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由意志和自由行为，于是个体信仰发生。由此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活动越来越密切地与社会文化、价值信仰相连，个体的社会意识与社会理性即类意识发展起来；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类意识的发展，使人的自我觉醒达到一定程度，信仰形成；从本质上来讲，信仰是人的类意识觉醒的产物。不同于儿童游戏阶段的划分，信仰的发生阶段与生理发育、年龄有一定关

^① 顾伟康：《信仰探幽》，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4页。

联，却无直接对应的关系，有些人可能很早就进入第三阶段——有了信仰的自觉，也有些人可能终生都处于第二阶段——被动接受外在于己的信仰。一般而言，童年期个体会自发地接受社会的陶冶，形成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自发信仰，是信仰确立的基础时期。青年期个体心智迅速发展，自我意识大大增强，开始思考人的社会存在、审视自己过去自发接受的信仰观念，在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它或作出新的信仰的选择。因此，青年期是个体信仰发生、形成的关键时期，自我觉醒程度往往奠定一个人一生的精神发展和人生走向。

当代青年，身处一个“信仰困惑”的时代，精神空虚、信仰迷茫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现代生存方式改变着人类，现代性(modernity)作为现代得以成为可能的本性，体现着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发展方向：一方面，人类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和发展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现代性，以个体主体性的凸显、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轫为显著标志，其对主体独立性、至上性、唯一性的强调以及对工具理性的无限推崇，使人同他者隔裂、同自然分离，与社会、自然关系紧张，价值迷失，最终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潭。现代性的异化力量主宰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心灵、精神、信仰被物化、被抛弃，人类的灵魂已经跟不上脚步。在荣格看来，“现代人”是孤独的，因为向着现代意识迈出的每一步，都使“他”更加远离“他”原有的由人类群体共同进行的“神秘参与”。而在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上帝死了”使西方人失去了对神的信仰，陷入了精神的焦虑，灵魂无处挂靠。早在19世纪80年代，包尔生就预言：“20世纪的信仰危机和21世纪的信仰迷茫，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无论是西方和东方，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无论是宗教文化的，还是世俗文化的，都承认20世纪的人类文化将带着信仰危机步入21世纪。”^①到了20世纪70年

① [德]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311页。

代，托夫勒也指出，人类社会变迁的急剧加速将导致未来世界必然经历一场文化震荡，“从来没有那么多国家里的那么多的人民，甚至是受到教育的和老于世故的人，感到精神上如此空虚与沉沦，好像生活在混乱和咆哮的思想大旋涡之中。互相冲突和矛盾的观点，震撼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①。信仰问题，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环顾这个危机重重、纷争不断的世界，可以看到信仰困惑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信仰危机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之一。

尽管如此，现代化的诱惑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那么难以抗拒。古老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与西方交手之后，就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步伐越来越快，“中国崛起”举世瞩目。“只要一个民族步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性问题就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抽象探讨和简单地取舍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演进机制的问题”^②。当代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一些现代性特征，诸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以及人的追求个体化，等等。社会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引发精神生活的全方位变革，政治走下神坛，共同信仰弱化，社会成员面临着信仰、信念的重新思考。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信仰缺失的危机，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信仰的困扰，全球化、网络化更是加剧了这场精神危机的蔓延。主流意识形态是调节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一般而言，不同社会群体即使因利益不同会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但仍会以其为参照。然而当前，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经受着各种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一些社会群体，或自私自利，视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为唯一真理；或缺失价值信仰，被眼前利益所束缚，为物欲所主宰。在理性逐渐工具化且又尚未完成的情态之下，人心秩序失范，以致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价值混乱、价值虚无成为一种客观事实，社会文化、主流信仰体系遭受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学者感叹，“我们似乎又处在一个‘礼崩乐

① [美]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② 衣俊卿：《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光明日报》2004年8月24日。

坏’的时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时代的核心价值的失落”^①。凤凰网对当前中国人信仰情况的调查显示,92.6%的被访者认为中国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②。信仰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精神阻碍,严重影响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社会精神文化的震荡也给青年带来影响,面对多元价值冲突,他们的信仰选择越来越艰难。价值的困惑和信仰的迷失,在当代青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一些青年认为,社会已经进入无信仰的“后信仰时代”或“无信仰时代”,人们已不需信仰。有些青年说,信仰意味着把一辈子交给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空洞理想,他只需要一系列实在的目标,他只信他自己。事实上,无信仰不是人的正常状态,对生存方向和理想的需要与追求是人的一种本能,而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一个彻底的“自我信仰者”是很难持久地存在下去的,“我”不能成为“我活着”的根据或目的。一个“什么也不信”的人,处于一种所谓“零信仰”状态,他连自我存在的价值也不信,很容易因失去活着的理由或觉得“活着没意思”而放弃生命,因为有了信仰,生命本身成为多余。青年自杀率上升的背后,多是一种“空心病”病症,即人生信仰失落、精神无所依托。西方有句谚语:没有信仰的人容易犯罪。在哈维尔看来,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那些在内心深处存有信仰的人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或者不如说他的内心向真实敞开了)”^③。没有信仰,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是危险的,但要做到彻底的“什么也不信”也是很困难的。人的思想没有真空,人是信仰的存在物,始终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因此,对于声称“什么也不信”的一些青年而言,“没有信仰”实际所指是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又没有其他信仰的一种暂时状态。

另一方面,面对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一些青年内心需要信仰,但却

① 吴励生:《思想中国——现代性民族国家重构的前沿问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自序)。

② 凤凰网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南方周末》2011年4月28日。

③ 汤一介:《我们能否走出“信仰危机”——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次会议发言》,《开放时代》2003年第5期。

“不知信仰什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利益驱动机制的“双刃剑”作用日益凸显。它调动了人的生产积极性和财富创造力，人们奔忙于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同时它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欲望逐渐吞噬了理想，“理想”和“崇高”不断被消解，信仰的空间在逐渐被压缩。除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震荡等内部因素外，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各种信仰诱惑也步步紧逼，青年成为各种信仰力量争夺的主要对象。全球化、网络化为各类非主流价值信仰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些发达国家后现代化或后工业化的信仰危机渗透进来，不健康的价值观念撞击着青年的头脑和心灵。面对纷繁复杂的转型开放社会，当代青年一面经受着形形色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迷惑，一面背负着物质化社会的巨大的现实压力。一些青年渴望精神丰富和意义支撑，却在对西方价值的图腾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中，陷入了精神的苦闷和价值的迷茫；一些青年则更多地专注于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赚到更多的钱的思虑。对这些青年而言，信仰已经成为人的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无所谓有无，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信仰，而仅仅是一门功课，是一门必修课的考试内容。从轰动一时的官二代“李刚门”事件到复旦大学研究生被同学谋害案，从考试作弊到求职造假，种种迹象表明，信仰失落的精神危机在青年这一特殊群体中呈式强趋势。信仰危机下的生活并非好的生活，一些青年陷入了青春的自觉与信仰的缺失的矛盾困境中，经受着物质文明下的精神痛苦、意义失落、价值迷茫，甚至有大学生诘问：为什么在最纯粹的大学生群体中，信仰却成了“奢侈品”？！

以当代青年为对象的信仰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个社会要是没有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①信仰不仅是个体心灵安顿的一种纯粹的精神寄托，还关乎社会成员间的根本利益，是社会维持整体健康发展的根基，是约束和超越

①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24页。

个人利益、形成社会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共同的信仰为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发展提供最根本的理由，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达成共识、团结进取的精神基础和动力。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根本的一点在于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背弃，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信仰危机。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是以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的；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往往会以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中国要“崛起”，成为真正的“大国”，实现中国梦，绕开信仰问题来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中国现代化要靠民族精神信仰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然而当前中国社会的重重矛盾和危机中，人们精神信仰的危机最为突出和重要，这场全面蔓延的信仰危机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缺失，没有了目标和方向，经济的繁荣带来的只会是人性的堕落、社会的动荡，乃至民族的危亡。信仰问题，关乎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期盼中国崛起的人都要面对、思考与回答的问题。青年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是国家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人才资源。中国有4亿青年，在校大学生超过3000万之众，中学生人数接近1亿。当代青年肩负着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理想信仰状态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民众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梦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时代呼唤。青年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多作贡献，拥有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的青年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有大学生做了一个推算，从现在开始，按照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梦的设计，大约还有32年可以变为现实。那么，以14岁到28岁之间的青年来看，他们到那时的年龄应该是46岁到60岁之间。从现在到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正是当代青年施展才智的阶段，这一代青年是实现中国梦的绝对的中坚力量。处于信仰迷失中的青年，缺少的是信仰，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因此，有效引导当代青年的个人信仰追求

与社会共同信仰相适应，不仅关乎一代青年精神人格的丰富、统一、完整，更关系着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显见，关注当代青年信仰，就是关注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

以“当代青年”为对象的信仰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直以来，信仰研究多限于宗教学、精神哲学的范畴，近年来有学者展开多学科研究的开拓，“尤其是在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道德功利主义以及道德精神被边缘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何谓信仰，何谓道德信仰，以及如何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便成为伦理学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①。本书尝试将哲学理论形态的“信仰是什么”，进行“如何信仰”“如何建塑青年信仰”的心理学、教育学的解读与拓展，力图弥补已有的研究过于零散或偏重可操作性以及普遍性、系统性欠缺等不足，增强对青年信仰发展与教育规律的探究。一是探索青年信仰形成发展规律，丰富信仰问题尤其青年信仰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通过对信仰运动与信仰危机内在关系的学理性分析，指出信仰危机的历史必然性，并立足现代性视域，剖析当代青年信仰危机的实质；信仰的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体现了信仰的人生意义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信仰危机的负效应从反面验证了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建构对于个体精神发展和人生实践，以及社会和谐进步的客观必要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其时代价值的阐释，论证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人类信仰的发展方向，揭示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百年来中国青年信仰之路的回顾、审视，揭示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的历史逻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青年关系的考察，揭示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的现实逻辑。对青年信仰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探索，揭示了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建构的合理性，提供了中国信仰问题研究的“领域个案”，相应的，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探索青年信仰教育规律，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信仰

^① 黄明理：《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与教育不可分,信仰教育是促进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本书不仅从理论上解决青年应当“信什么”和“为何信”的哲学问题,还力图解决青年“如何信”的教育实践问题。通过调查研究青年信仰新情况、新问题,把握青年信仰心态及各类具体信仰(信念)的现实状况,深入剖析当代青年信仰危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客观原因及其自身的主观心理原因,反思现行信仰教育的不足,汲取西方的有益经验,突出主体的自我建构,创新“以人为本”的科学信仰教育模式。对当代青年信仰教育规律的探索,有助于增强对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反思,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信仰教育)的科学性、实效性。

以“当代青年”为对象的信仰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对青年自身的信仰实践、精神成长有一定指导意义,满足青年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信仰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能强迫,更不能放任自流。青年信仰需求觉醒,进入信仰形成、保持或变更的关键期。个人的信仰选择,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思维方式,决定了个人的精神风貌和精神世界的层次。通过考察青年信仰现状,提出科学信仰教育的理路与实践途径,有助于引导当代青年认清信仰危机的现实状况及其实质,增强走出信仰迷失或危机泥潭的自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其次,有助于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全面深入地把握当前青年信仰的基本状况及问题所在,认识青年信仰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创新、增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同时,尤其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廓清认识,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切实指导青年的信仰追求,促进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化,充分发挥信仰教育对青年精神成长及生命实践的引导、推动作用。最后,有助于各级党团组织、教育主管部门了解、掌握青年精神信仰的实际状况,供其在制定青年教育、就业以及党团建设等相关政策时参考,以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保证合理、科学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力量保障。

荣格说:“活着的精神在成长着,甚至长得比其早些时候的表现形式还

要快……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活着的精神是永远在更新，并以多种多样而又不可思议的方式追求它的目标。”从人类的生存方式变革来看，信仰作为意识观念必然随着生存方式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从人类精神的发展来看，人类不断地自我觉醒，人的信仰也会呈现出一个从信仰到信仰危机，再从信仰危机到信仰更新的动态循环，显见，信仰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内在必然性。辩证地看，信仰危机并非可怕的洪水猛兽，而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人类理性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危机也是转机，可能成为主体不断追求终极价值目标的一个驿站，正是在信仰危机与信仰更新的不断演化中，人不断走向新的精神天地。无论如何，信仰的变化对社会、对个人而言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不可等闲视之。当代青年信仰危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同时也可能成为青年人格得以丰富、统一、完整的一个有建设意义的成长环节。理性认识、全面把握青年信仰状况，积极探索青年信仰发展与教育的客观规律，引导青年走出信仰困境、重塑科学信仰，是社会共同的责任，是教育的使命。

二、当代青年信仰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在增多，人们的精神困惑日益严重，信仰问题随之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理论回应。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理想追求、信念立场，一直是政界和学界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颁布后，“大学生信仰”成为一个理论研究、教育研究的热点，同时，大学生信仰危机问题被正式提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多种学科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多采用实证的方法，在某个地区或某些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并与直接观察与文献研究结合，推导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尽可能贴近实际的解决策略。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信仰内涵的理解

信仰概念的界定，是信仰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于“信仰是什么”，我国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说法，大致可分为狭义论和广义论两派观点。

信仰狭义论者，基本延续传统的宗教的信仰概念，认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的坚信，这种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无法经过科学实验或日常经验来证明，只能信仰。邓晓芒认为，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界的纯粹精神对象的信服；尽管信仰与宗教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最终还是跟宗教分不开；真正的信仰是对超验的、彼岸的、纯精神对象的追求，仅存在于黑格尔谓之“自由宗教”的宗教之中，那是一种建立在独立的自我意识之上的，能够跨越时代、朝代、地域乃至种族、阶级、地位等诸多障碍的宗教。在信仰狭义论者看来，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不仅包容多种宗教，还混杂有种种迷信，人们求神拜佛是希望神灵显灵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愿望，人们其实并没有在精神层面上仰慕、信仰那些神灵。邓晓芒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能够提高人的自由的水平和层次，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自由概念，中国传统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种世俗的生活信念。他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信仰的原因在于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个人没有独立起来。^①易中天也持这类观点，认为中国人“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

作为信仰广义论者，冯天策认为，信仰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表现为对一定的宇宙观、社会观、价值观、人生观等的信奉与遵行，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刘建军认为，信仰是“人们对其认定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某种对象（或精神实在）的始终不移的信赖和执着不渝的追求”，是最高信念，它“不只是个体的精神现象，还是群体的精神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现

① 邓晓芒：《中西信仰观之辨》，《新华文摘》2007年第10期。

象”^①。卓新平认为：“信仰分有层次，不同层次的信仰可以和谐共处，甚至同时共信。”^②信仰广义论者肯定中国人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信仰。牟钟鉴指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国家”^③；李向平认为，“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来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定义的话，中国人并不缺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④。不同于狭义论者将信仰几乎等同于宗教，广义论者认为，信仰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还有政治信仰、道德信仰、法律信仰等诸种表现形式。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接受信仰广义论。

（二）关于青年信仰状况的研究

关于青年是否拥有明确的信仰。多数学者认为，总体而言，当代青年拥有浓厚的爱国情感和对自由的向往，其价值取向、信仰追求与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导信仰是一致的。通过进一步深入、专门的研究，马金龙指出：“由于大学生处在信仰的确立和发展阶段，因此信仰选择不成熟，正处在由崇拜泛化向信仰选择过渡，由低层次的非理性信仰向高层次的理性信仰发展的极不稳定的阶段。”^⑤刘树宏、黄建军认为，除了部分大学生处于对信仰的探索之中，还有部分大学生的信仰处于起始阶段；大学生信仰“从形成来看，处于信仰的选择之中外；从历程来看，还没有形成信仰，只是拥有了一般性的信念；从类型来看，主流性与多样性并存”^⑥。总的来说，尽管长期一贯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影响效果，多数青年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理想信念，

① 刘建军：《信仰的呼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仰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② 卓新平：《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与信仰包容》，《文汇报》2012年4月9日。

③ 牟钟鉴、安乐哲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反思——牟钟鉴、安乐哲对话录》，《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期。

④ 李向平：《中国人真的缺“信仰”吗》，《人民论坛》2014年第25期。

⑤ 马金龙：《对新时期大学生信仰问题的探析》，《平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⑥ 刘树宏、黄建军：《试析目前大学生的信仰特点》，《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年第10期。